

图书馆经典文库

鲁迅箴言

《鲁迅箴言》编辑组 编



Library Classics





Library Classics

图书馆经典文库

鲁迅箴言

《鲁迅箴言》编辑组 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箴言 / 《鲁迅箴言》编辑组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4

(图书馆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4926-1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 (1881~1936) —箴言—汇编 IV. ①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463 号

责任编辑 罗少强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宇

责任印制 卢岳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35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旧文化转型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他不但是卓越的小说家，以生动的形象描绘世态人情，而且是杰出的杂文大师，以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分析人性优劣，暴露社会弊端。

鲁迅以改造社会和国民性、创造健康优美的人生为己任，时而发出呐喊，时而譬喻寓言，时而冷嘲热讽。他的著作，锦言纷至，妙语迭出，特色鲜明，即使片段或短句，也能让读者感受到“鲁迅风”的力量和韵致，很多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他笔锋犀利，论时

事不留情面，砭痼弊常取类型，虽是谈个人感受，也每每上升到哲理的普世的层面，激发情思，启迪智慧。

鲁迅是当今中国作品被引用最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他所留下的丰厚遗产，对于今日中国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立身处世、了解社会、观察世界及至读书作文，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思想源泉。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我们编选了这本《鲁迅箴言》，共收鲁迅文字 365 条，略分为 12 类。全部文字均出自鲁迅文稿和书信，为便于检索原文，每条都据鲁迅著作单行本及书信原稿注明了出处。

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鲁迅箴言》编辑组

2010 年 3 月于北京

目 录

-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 1—36
- 这一世界中人 37—76
- 翻开历史一查 77—100
- 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
 特色 101—130
- 中国的脊梁 131—148
- 做人处世的法子 149—186
- 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 187—226

■ 人立而后凡事举	227—264
■ 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265—294
■ 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295—322
■ 怎么写	323—354
■ 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355—384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

卷之十 行

一九三三年

雜憶學

李季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慌。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那裏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卷的有一百四十多人，亂套的苦心，甚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的自由，不如來這裏，而且與其所謂理想之類，不如來這裏談談。作高舉的動了一下，那後他若先那大失所望了。

長着這書得到日本物大報之前，我得到一位投稿者，他比許先生見本/自他的答案力使受本系列孩子。他稱說的真真實實不如於。這可寫望本家雖說這沒

—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
说一个人“不通世故”，
固然不是好话，
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

二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
我以为在这途路中，
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三

世界竟是这么广大，

而又这么狭窄；

穷人是这么相爱，

而又不得相爱；

暮年是这么孤寂，

而又不安于孤寂。

（集外集·《穷人》小引）

四

目前的造物主，
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
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
暗暗地使生物衰亡，
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
暗暗地使人类流血，
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秣；
暗暗地使人类受苦，
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五

人们因为能忘却，
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
也因为能忘却，
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坟·娜拉走后怎样）

六

做梦，
是自由的，
说梦，
就不自由。
做梦，
是做真梦的，
说梦，
就难免说谎。

七

幻灭之来，
多不在假中见真，
而在真中见假。

八

旧的和新的，
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

《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九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
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坟·娜拉走后怎样》

十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

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坟·娜拉走后怎样》

十一

名声的起灭，
也如光的起灭一样，
起的时候，
从近到远，
灭的时候，
远处倒还留着余光。

《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十二

只要是地位，
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
则两国之间不消说，
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
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十 三

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
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
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然而人们
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
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

十 四

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
都要很大的牺牲，
虽是小事情，
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

十五

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
聚在一处，
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
和难堪的缺陷，
再使他们分离。
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
——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
中庸的距离，
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

《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

十六

人的言行，
在白天和在深夜，
在日下和在灯前，
常常显得两样。

（淮风月谈·夜颂）

十 七

人必有所缺，
这才想起他所需。

《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
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十 八

在对于真的造谣，
毫不为怪的社会里，
对于真的收贿，
也就毫不为怪。
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
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十 九

优良的人物，
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
例如上等与下等，
好与坏，
雅与俗，
小器与大度之类。
没有别人，
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
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
就是这。

（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

二 ○

文人的遭殃，
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
一瞑之后，
言行两亡，
于是无聊之徒，
谬托知己，
是非蜂起，
既以自炫，
又以卖钱，
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二 —

撒一点小谎，
可以解无聊，
也可以消闷气；
到后来，
忘却了真，
相信了谎。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二 二

同是人类，
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
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
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
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
照见别人的心了。

《〈域外小说集〉序》

二 三

倘是狮子，

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

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

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准风月谈·黄祸》

二 四

钱这个字很难听，
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
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
是不但昨天和今天，
即使饭前和饭后，
也往往有些差别。

《坟·娜拉走后怎样》

二 五

我现在觉得

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

有人来管，

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

即便是爱人类，

也因为自己是人。

《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二 六

豫言者，
即先觉，
每为故国所不容，
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
大人物也时常这样。
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
必须死掉，
或者沉默，
或者不在面前。

二七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
以时间的流驶，
来洗涤旧迹，
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
又给人暂得偷生，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二 八

自己被人凌虐，
但也可以凌虐别人；
自己被人吃，
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
不能动弹，
也不想动弹了。

《坟·灯下漫笔》

二 九

某一种人，
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
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

《南腔北调集·谚语》

三 ○

笑里可以藏刀，
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
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那就是造谣言。

《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

三 -

中国是古国，
历史长了，
花样也多，
情形复杂，
做人也特别难，
我觉得别的国度里，
处世法总还要简单，
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
在中国，
则单是为生活，
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

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

三二

道德这事，
必须普遍，
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又于自他两利，
才有存在的价值。

《坟·我之节烈观》

三 三

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
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
则使人傲慢或冷嘲，
否则，
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三 四

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
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这一世界中人

夫王有者何？之士，他便是這便有了。悲哉非也。聊以年成，的事務的。倘不且，朝
 的堂，實則以，既遠矣，夜闌獨。又初有及煙二景，一冷待你大的同戰？陶淵明先生
 堂元的中國蘇蘇有在的大德，一名。自謂詩人，自然，他至公斯期刊，也強行上
 堂原款，然而他也有下。漢晉隋唐的父子，皇人但待侍主人，是此恰主人從此，宗
 亦的，心是上好其具。所以非是瀟湘之土，也這以所有些生疑之它，畢上然，他是
 人前小這沒有商量，亦且沒有商量，早已在東雅奇連鐵北下。
 所以我的結實看看這辰上風，竟靜上也不到看有這性的陸原下，其的這日子
 也這這看新的，在个是作，這的這年而光輝，世代的可到我這大德歡的是你走？
 他仍於美作是空空而無，主主如雪更才清高，直如竹廣的茂然下的。制大快是思
 而自得的然而也，要在他的身上不覺體這思氣，其前這，在也制結自己明理。
 登仕，是敬飯之道，歸隱，也是敬飯之道。做使無法敬飯，那永遠。隱心也隱
 不成入，非是此去，心不固為要，隱也衣是因不為敬飯；扁士，制雅

三五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
实际上的不同，
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
这一世界中人，
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
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三 六

奴才做了主人，
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称呼的，
他的摆架子，
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
还可笑。

三 七

蜜蜂的刺，

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

犬儒的刺，

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而已集·小杂感》

三 八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

不置一辞，

不发一矢，

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

则纵使如何义形于色，

……

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

三九

无论古今，
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
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
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
来作武器的人，
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四 ○

忽讲买卖，

忽讲友情，

只要有利于己的，

什么方法都肯用，

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

1934年8月3日致徐懋庸

四 一

如果是小家子弟，
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
也还要勇往直前，拼命挣扎的，
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
只得向前干。

虽然成家立业之后，
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
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
但这究竟是后话。

倘是旧家子弟呢，
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
固然也未必不出门，
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
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

《花边文学·正是时候》

四 二

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
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
他本人原不信偶像，
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
和尚喝酒养婆娘，
他最不信天堂地狱。
巫师对人见神见鬼，
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
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张孟闻)》

四 三

暴露者揭发各种隐秘，
自以为有益于人们，
然而无聊的人，
为消遣无聊计，
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
否则就更无聊赖。
因为这，
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
也所以使暴露幽暗
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
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花边文学·朋友》

四 四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
一定有许多英雄，
专向孩子们瞪眼。

《华盖集·杂感》

四 五

捣鬼有术，
也有效，
然而有限，
所以以此成大事者，
古来无有。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

四 六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
 一到了有钱，
 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
 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
 便成为人道主义；
 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
 从前的遭遇，
 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
 便流为个人主义。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四七

战争的结果，
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
一种是英雄，
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
只有他健存，
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
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
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
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四 八

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
偷香而至于害人,
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
然而那无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负责的,
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
他不会说自己的嫖妓,是因为爱国心切,
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压的雄心;
引诱女人之后,闹出乱子来了,
也不说这是女人先来诱他的,
因为她本来是婊子。
他们的最了不得的辩解,
不过要求对于文人,
应该特别宽恕罢了。

《集外集拾遗补编·辩“文人无行”》

四 九

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

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

听博识家的话好，

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

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

自然都好；

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

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

因为是：

博识家的话多浅，

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五 ○

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
还得加一点申说。
他们的悖，
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
是悖在倚专家之名，
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

五 一

青年两字，
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
好的有，
坏的也有，
但我觉得虽是青年，
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
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
城府也深，
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

五 二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

有醒着的，

有睡着的，

有昏着的，

有躺着的，

有玩着的，

此外还多。

但是，

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五 三

帮闲，
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
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
那自然也就是帮凶。
但他的帮法，
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
也没有血腥气的。

《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

五四

卑怯的人，
即使有万丈的愤火，
除弱草以外，
又能烧掉甚么呢？

《坟·杂忆》

五 五

叫人整年的悲愤，
劳作的英雄们，
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
劳作的人物。
在实际上，
悲愤者和劳作者，
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

《花边文学·过年》

五 六

登仕，
是噉饭之道，
归隐，
也是噉饭之道。
假使无法噉饭，
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五 七

教书一久，
即与一般社会睽离，
无论怎样热心，
做起事来总要失败。
假如一定要做，
就得存学者的良心，
有市侩的手段，
但这类人才，
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

《华盖集·通讯》

五 八

北人的优点是厚重，

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但厚重之弊也愚，

机灵之弊也狡，

……

就有闲阶级而言，

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

五 九

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
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
来粉饰自己的行为，
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
凡有被他遇见的，
都用作生活的材料，
一路吃过去，
像白蚁一样，
而遗留下来的，
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

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

六 ○

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
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

他们都说：

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

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

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

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六 —

谣言这东西，
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
我们可以借此看看
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

六 二

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
是一枝白粉笔，
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
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

六 三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而已集·小杂感》

六 四

其实即使天才，
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
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
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坟·未有天才之前》

六 五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
人们都称他伟人时，
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六 六

愈是无聊赖，
没出息的角色，
愈想长寿，
想不朽，
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
愈要占据别人的心，
愈善于摆臭架子。

六 七

“雅”要地位，
也要钱，
古今并不两样的，
但古代的买雅，
自然比现在便宜；
办法也并不两样，
书要摆在书架上，
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
酒杯要摆在桌子上，
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
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六 八

风雅的定律，
一个人离开“本色”，
是就要“俗”的。
不识字人不算俗，
他要掉文，
又掉不对，
就俗；
富家儿郎也不算俗，
他要做诗，
又做不好，
就俗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

六 九

一个人的言行，
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
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
但有一部分却不然。
然而一个人的脾气，
又偏爱知道
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

《且介亭杂文二集·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七〇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
 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
 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
 来衬托自己是正生。
 但那结果，
 却常常适得其反。

《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七 -

世上固多爱国者，
但也孱着些爱亡国者。
爱国者虽偶然怀旧，
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
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
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

《集外集拾遗补编·随感录》

七 二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

有女儿性；

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

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而已集·小杂感》

七 三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呐喊·狂人日记》

七 四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
 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只因为涂饰太厚，
 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
 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
 可更容易了熟了，
 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七 五

实际上，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至多不过是奴隶，
到现在还如此，
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
却是数见不鲜的。

（坟·灯下漫笔）

七 六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
修史时候设些什么

“汉族发祥时代”

“汉族发达时代”

“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

好意诚然是可感的，

但措辞太绕湾子了。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坟·灯下漫笔》

七 七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

《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七八

奢侈和淫靡

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
决不是原因。

《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

七 九

自有历史以来，
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
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
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
也都身受过，
每一考查，
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八 ○

盖天下的事，
往往决计问罪在先，
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

《三闲集·通信》

八 一

“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

他只秘密一件事：

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

到得就要失败了，

才又增加一件秘密：

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

再下去，

这才加到第三件：

秘密的杀人。

《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八 二

在中国的王道，
 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
 其实却是兄弟，
 这之前和之后，
 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人民之所讴歌，
 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
 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件事》

八 三

儒士和方士，
是中国特产的名物。
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
儒士的便是王道。
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
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
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
是妄言，
说现在还有者，
是新药。

《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八 四

人往往憎和尚，

憎尼姑，

憎回教徒，

憎耶教徒，

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

懂得中国大半。

《而已集·小杂感》

八 五

中国向来的老例，
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
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
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
粉饰粉饰；
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
“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再问问看，
要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
“病笃乱投医”了。

《二心集·知难行难》

八 六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
 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
 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
 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
 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
 则其功德，
 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八 七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

多数是被压服的。

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

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

是痛骂汉奸的逸民。

后来自己寿终林下，

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

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

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

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八 八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
 但止于“尊崇”，
 却不许“学样”，
 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
 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
 于是而有门户，
 于是而有门户之争，
 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
 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
 便不免以“名臣”自居，
 “妄自尊大”。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八九

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
尤其是后两个皇帝,
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
“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
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
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
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
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
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
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
不是鉴定,便是评选,
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九 ○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
 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
 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
 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不但藏之内廷，
 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
 使天下士子阅读，
 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
 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九 一

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

是使兵士们相斗争，

所以频年恶战，

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

忽而误会消释了，

忽而杯酒言欢了，

忽而共同御侮了，

忽而立誓报国了，

忽而……。

不消说，

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伪自由书·观斗》

九 二

要上战场，
莫如做军医；
要革命，
莫如走后方；
要杀人，
莫如做刽子手。
既英雄，
又稳当。

《而已集·小杂感》

九 三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
则相信的人少；
利己损人的教训多，
则相信的人更其少。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塹壕，
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
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
虽是说教的士大夫，
相信自己 and 别人的，
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
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
分存许多银行一样，
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

九 四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

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

去推的时候，

好像这椅子很可恨，

一夺到手，

就又觉得是宝贝了，

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

正和这“旧的”一气。

九五

中国公共的东西，

实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当局者是外行，

他便将东西糟完，

倘是内行，

他便将东西偷完。

（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是最尊重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重他，但一面又有些想吊他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象一面玩弄他，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礼的名儒，一面^拜拜，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

九 六

骄和谄相纠结的，
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

《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九 七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
 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
 所谓“没有法子”，
 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
 ——转移运命的方法。
 等到确信这是“运命”，
 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
 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
 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
 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且介亭杂文·运命》

九 八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
但好像很少“坚信”。

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
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
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
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

崇孔的名儒，
一面拜佛，
信甲的战士，
明天信丁。

《且介亭杂文·运命》

九 九

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
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
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
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
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
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
譬如“伟人”“教授”“学者”
“名人”“作家”这些称呼，
当初何尝不冠冕，
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
一切无不如此。

1934年4月22日致姚克

— ○ ○

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

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
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
炼丹，是合于化学的，
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

《花边文学·偶感》

— ○ —

每一新制度，
新学术，
新名词，
传入中国，
便如落在黑色染缸，
立刻乌黑一团，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科学，
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
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花边文学·偶感》

— ○ —

每一新的事物进来，

起初虽然排斥，

但看到有些可靠，

就自然会改变。

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

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华盖集·补白》

一〇三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外国用鸦片医病，
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同是一种东西，
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盖不但电气而已。

《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一 ○ 四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
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这艺术的可贵，
是在于两面光，
或谓之“中庸”——
男人看见“扮女人”
女人看见“男人扮”。

《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

一〇五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
改装一个火炉，
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
也未必一定能搬动，
能改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
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坟·娜拉走后怎样》

一〇六

中国的社会上，
“卖老”的真也特别多。

女人会穿针，
有什么希奇呢，
一到一百多岁，
就可以开大会，
穿给大家看，
顺便还捐钱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 ○ 七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

这屋子太暗，

须在这里开一个窗，

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

他们就会来调和，

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

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一〇八

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
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
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一〇九

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
 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

譬如病人，
 患着浮肿，
 而讳疾忌医，
 但愿别人糊涂，
 误认他为肥胖。

《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 — ○

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

无论那一国人，

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

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

总是疑，

而并不下断语，

这才是缺点。

我是中国人，

所以深知道这秘密。

《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

— — —

中国的事，
此退一步，
而彼不进者极少，
大抵反进两步，
非力批其颊，
彼决不止步也。

我说中国人非中庸者，
亦因见此等事太多之故。

1935年1月17日致曹聚仁

— — 二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

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

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

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

……

后者则是“骑墙”，

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

然而在中国最得法，

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

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

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

似死，似降，似走。”

《集外集·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 — 三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

——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
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 — 四

群众，

——尤其是中国的，

——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坟·娜拉走后怎样》

— — 五

“国粹”多的国民，
尤为劳力费心，
因为他的“粹”太多。
粹太多，
便太特别。
太特别，
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
挣得地位。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 — 六

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
不肯变革，
衰朽到毫无精力了，
还要自相残杀。
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
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 — 七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
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
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
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 八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

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

可压服的将他压服，

否则将他抬高。

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

常常微微示意说，

你应该这样，

倘不，

我要将你摔下来了。

《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 — 九

中国的人们，
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
向来就用两样法：
将他压下去，
或者将他捧起来。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二 ○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
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
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
清重帖括则有“且夫”“然则”。

总而言之：

那魂灵就在做官，
——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 二 —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
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
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

— 二 二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

少有韧性的反抗，

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见胜兆则纷纷聚集，

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一 二 三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
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
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南腔北调集·世故三昧》

— 二 四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
抚摩，
陶醉，
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南腔北调集·漫与》

一 二 五

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
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一 二 六

我每看运动会时，
 常常这样想：
 优胜者固然可敬，
 但那虽然落后
 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
 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
 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二 七

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
不明史法，
不解在瑜中求瑕，
屎里觅道，
但能从大概上看，
明黑白，
辨是非，
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
所可几及之处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一 二 八

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

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

却有一个谥法：

绣花枕头。

这意义，

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

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

不是鸭绒：

是稻草。

《花边文学·“大雪纷飞”》

— 二 九

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

许多名言，

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 三 ○

想有乔木，
想看好花，
一定要有好土；
没有土，
便没有花木了；
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花木非有土不可，
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坟·未有天才之前》

— 三 —

单是话不行，
要紧的是做。
要许多人做：
大众和先驱；
要各式的人做……。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 三 —

天才并不是
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
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
长育出来的
所以没有这种民众，
就没有天才。

《坟·未有天才之前》

— 三 三

泥土和天才比，
当然是不足齿数的，
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
也怕不容易做；
不过事在人为，
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
这一点，
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
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坟·未有天才之前》

一三四

警句或炼话，

讥刺和滑稽，

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一三五

古人说，
不读书便成愚人，
那自然也不错的。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
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坟·写在〈坟〉后面》

一 三 六

农夫耕田，
泥匠打墙，
他只为了米麦可吃，
房屋可住，
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
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
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
或“泥水匠列传”，
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

《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 三 七

战士的日常生活，
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
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
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一三八

人生却不在拼凑，
而在创造，
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

《准风月谈·难得糊涂》

— 三 九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惟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一 四 〇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
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螃蟹有人吃，

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

不过不好吃，

所以后人不再吃了。

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做人处世的法子

见的文字多，其也必多，而希求其得的结果。最大的毛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的，是好的，待到被人欺了，才后悔，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是青年，才生上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青年也其未得快，三为年中，三献四度的，但看者多少。

在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所以一服者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直亮，却不可乘机上石，以图快，欺人之意，亦自救。在炎先生曾教过学生，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算那些，但多闻之，还要说他的中间破处，我竟不知向谁问，所以相见，约有数种甚苦（亦炎先生到子弟，向未也他言微也，亦福若师友起，自以为是弟之道，此已下矣。

今是青年，仁于此处的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亦在也，更重而首三益，为了一五以利，亦反唯其病，其者七未主量料，亦待愿

— 四 —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
毛病是要别人医的，
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
但做人处世的法子，
却恐怕要自己斟酌，
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
往往不过是废纸。

《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一 四 二

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
 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
 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
 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
 那就不好而有弊了。
 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
 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一 四 三

与名流学者谈，

对于他之所讲，

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

太不懂被看轻，

太懂了被厌恶。

偶有不懂之处，

彼此最为合宜。

《而已集·小杂感》

一 四 四

师如荒谬，
不妨叛之，
但师如非罪而遭冤，
却不可乘机下石，
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一 四 五

我们有痛觉，
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
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
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
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
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
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
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
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
倘不穿“无缝天衣”，
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
活不下去了。
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准风月谈·喝茶》

一四六

小心谨慎的人，
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
倘不会帮闲凑趣，
就须远远避开，
愈远愈妙。
假如不然，
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
脸孔和手段。

《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避雅人》

一四七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

得其反倒是好人；

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

得其反则是盗贼。

《而已集·小杂感》

一 四 八

见事太明，
做事即失其勇，
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
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
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

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

一四九

凡细小的事情，
都可以不必介意。
一旦身临其境，
倒也没有什么，
譬如在围城中，
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
所推想者之可怕也。

1931年6月23日致李秉中

— 五 ○

装假固然不好，
处处坦白，也不成，
这要看是什么时候。
和朋友谈心，
不必留心，
但和敌人对面，
却必须刻刻防备。
我们和朋友在一起，
可以脱掉衣服，
但上阵要穿甲。

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

— 五 —

骂别人不革命，
便是革命者，
则自己不做事，
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
自然便是更做事者。
若与此辈理论，
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
一事无成，
也就是白活一世，
于己于人，
都无益处。

1934年6月21日致郑振铎

一 五 二

现在做人，
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
倘其不能，
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
又不能，
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
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
我是反对的，
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一 五 三

感激，
那不待言，
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
大概总算是美德罢。
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

……

因为感激别人，
就不能不慰安别人，
也往往牺牲了自己，
——至少是一部分。

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

一五四

现在的许多论客，
多说我会发脾气，
其实我觉得
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
就成友或成仇的人。
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
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

— 五 五

“急不择言”的病源，
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
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一 五 六

这是的确的，
实地经验总比看，
听，
空想确凿。

— 五 七

人不能不吃饭，
因此即不能不做事。
但居今之世，
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
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
倘有余暇，
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
自然，
强所不欲，亦一苦事。
然而饭碗一失，
其苦更大。

1928年4月9日致李秉中

一五八

在朋友之间，
 说几句幽默，
 彼此莞尔而笑，
 我看是无关大体的。
 就是革命专家，
 有时也要负手散步；
 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
 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
 道貌永远的俨然。

— 五 九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

以笑话为真话的，

以笑话为笑话的，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说话。

《坟·说胡须》

一 六 ○

凡事彻底是好的，
 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
 因为连续的向左转，
 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
 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
 脸上会要辣辣的。
 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
 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
 ——透底是透底的了，
 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
 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伪自由书·透底》

— 六 —

我们看历史，
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
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
也有一样的效用。

《华盖集·答KS君》

一 六 二

天下本无所谓闲事，
 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
 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
 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
 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
 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
 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
 ——至少，
 也大概叨光过什么，
 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
 或者其实了然，
 而故意装痴作傻。

《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一 六 三

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世界中，
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
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
要做就做，
与其说明年喝酒，
不如立刻喝水；
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
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
至于将来，
自有后起的人们，
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
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
中国就会完！

（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

一 六 四

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
这成见，
必须跑过许多路，
见过许多人，
才能够消除。

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

一六五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
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
但人于现状，
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
只这一点共同目的，
便可以合作。
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
利用别人，
又给别人做点事，
说得好看一点，
就是“互助”。

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

一 六 六

青年思想简单，
不知道环境之可怕，
只要一时听得畅快，
说得畅快，
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

1933年10月31日致曹靖华

一六七

倘有谣言，
自己就懊恼，
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1935年7月29日致萧军

一 六 八

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
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
所以对于人，
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

《集外集拾遗补编·通信(复魏猛克)》

一六九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
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 七 ○

空谈之类，
是谈不久，
也谈不出什么来的，
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
拖出尾巴而去。

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

- 七 -

胆子大和胡说乱骂，
是相似而实非的。

1935年6月19日致孟十还

一七二

火能烧死人，
水也能淹死人，
但水的模样柔和，
好像容易亲近，
因而也容易上当。

《花边文学·水性》

— 七 三

虚悬了一个“极境”，
是要陷入“绝境”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一七四

苛求君子，
宽纵小人，
自以为明察秋毫，
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

— 七 五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
但含含糊糊的扑灭“漫骂”，
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花边文学·漫骂》

一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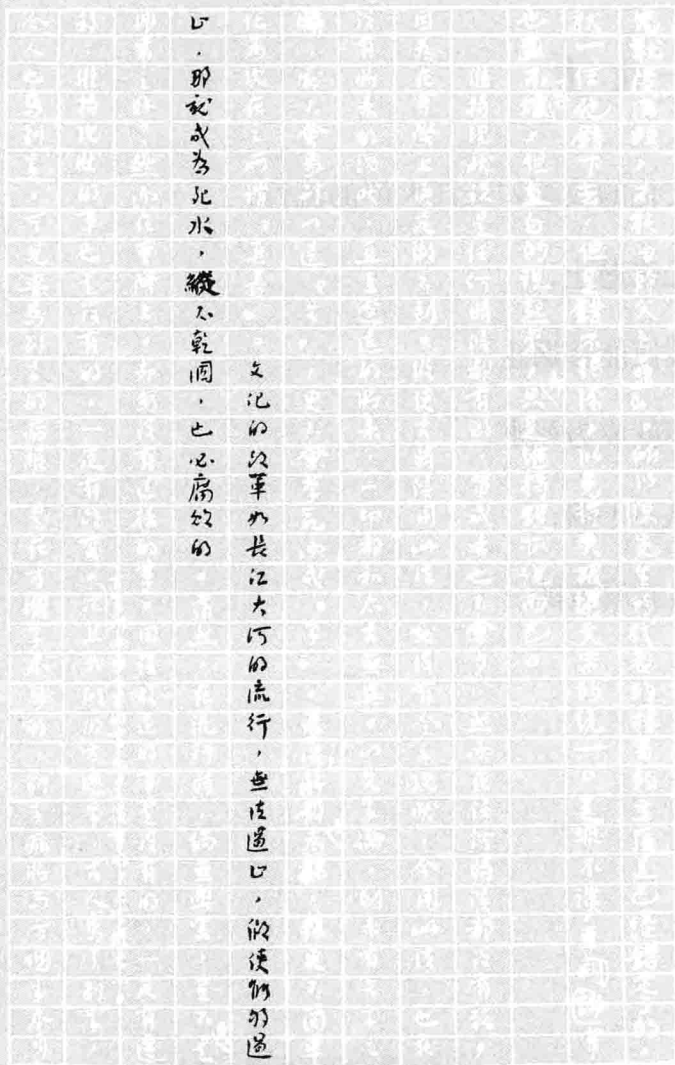
中国人，
 常欲得其“全”，
 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
 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
 方法固然可笑，
 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
 决定得不到花果。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

口，那就成为死水，縱不乾涸，也必腐敗的。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做使物勿道



— 七 七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
无法遏止，
假使能够遏止，
那就成为死水，
纵不干涸，
也必腐败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一七八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

赞成者也不会少，

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

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

假使古时候用此法，

就没有今之现状，

今用此法，

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

直至辽远的将来，

一切都和太古无异。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 七 九

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

一定有迁移；

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

一定有改变。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是没有的，

只可权大小。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

— 八 ○

看生物，
是一到专化，
往往要灭亡的。
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
就因为太专化了，
失其可变性，
环境一改，
无法应付，
只好灭亡。

— 八 —

人类为向上，
即发展起见，
应该活动，
活动而有若干失错，
也不要紧。
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
是全盘失错的。
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
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华盖集·北京通信》

一 八 二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

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

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

永远前进，

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

祸哉祸哉！

《热风·随感录六十一》

— 八 三

动植之间，
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
都有中间物；
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
一切都是中间物。

〈坟·写在〈坟〉后面〉

一八四

不能革新的人种，
也不能保古的。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一八五

人固然应该生存，
但为的是进化；
也不妨受苦，
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
更应该战斗，
但为的是改革。

《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

一八六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
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
也无不加以阻挠，
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
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
但所设的口实，
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一八七

做了人类想成仙；
生在地上要上天；
明明是现代人，
吸着现在的空气，
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
僵死的语言，
侮蔑尽现在，
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杀了“现在”，
也便杀了“将来”。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热风·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一 八 八

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
貌似平和，
实乃进步的大害。
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
无可如何，
毫无改革之意，
只在防患未然，
不许“新错”，
而又保护“旧错”，
这岂不可笑。

1935年4月10日致曹聚仁

一八九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
“不为祸始”，
甚至于“不为福先”。
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
前驱和闯将，
大抵是谁也怕得做。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 九 ○

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
 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
 好似革命一到，
 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
 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 九 —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
做一件事，
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
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
才有立足的处所；
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
否则便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
不许说话；
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
为天地所不容。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 九 二

凡有一人的主张，
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
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
独有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
既非赞同，
也无反对，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
无可措手的了，
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呐喊·自序》

— 九 三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
他屹立着，
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
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
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深知一切已死，方生，
将生和未生。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一九四

由历史所指示，
 凡有改革，
 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智识者，
 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
 而且有毅力。
 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
 他利导，却并非迎合。
 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
 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
 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一九五

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

一九六

有些改革者，
是极爱谈改革的，
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
却使他恐惧。

— 九 七

即使艰难，
也还要做；
愈艰难，
就愈要做。
改革，
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冷笑家的赞成，
是在见了成效之后，
……

《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一九八

一切事物，
 虽说以独创为贵，
 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
 则受点别国的影响，
 即自然难免，
 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
 因而脸红。

《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一 九 九

要进步或不退步，
总须时时自出新裁，
至少也必取材异域，
倘若各种顾忌，
各种小心，
各种唠叨，
这么做即违了祖宗，
那么做又像了夷狄，
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
发抖尚且来不及，
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坟·看镜有感》

二 〇 〇

近来我悟到

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

倘于社会无涉，

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

万一见效，

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

古今中外，

其揆一也。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二 ○ 一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
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
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
再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
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
却几乎全无用处。

《热风·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二 ○ 二

同是不满足于现状，
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

一是革新，一是复古。

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

一是难行，一是易举。

这两者有斗争。

难行者的好幌子，

一定是完全和精密，

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

然而它本身，

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

结果总并无成就：

就是不行。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

二 ○ 三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
一切单独的新花样，
都不过是一块招牌，
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
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
或给站在竿子上，
地位好像改变了，
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
一饮一啄，
都听命于别人。

（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

二〇四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
大致是的；
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二〇五

旧瓶可以装新酒，
新瓶也可以装旧酒。

《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二〇六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
只要是优点，
我们也应该学习。
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
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二 ○ 七

采用外国的良规，
加以发挥，
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
择取中国的遗产，
融合新机，
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二〇八

说到中国的改革，
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
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二〇九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否则，

无论是专制，

是共和，

是什么什么，

招牌虽换，

货色照旧，

全不行的。

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

二 - 〇

旧形式是采用，
必有所删除，
既有删除，
必有所增益，
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
也就是变革。
而且，
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二 - -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

那么，

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

就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

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

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华盖集·北京通信》

二 - 二

以过去和现在的
铁铸一般的事实
来测将来，
洞若观火！

《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二 - 三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
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
设法利导,改进,
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
都和他们无干,
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
得些自己满足。

《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二 — 四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
于他们的风俗习惯，
加以研究，解剖，
分别好坏，
立存废的标准，
而于存于废，
都慎选施行的方法，
则无论怎样的改革，
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
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二 - 五

革命当然有破坏，
然而更需要建设，
破坏是痛快的，
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人立而后凡事举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顶失了，但^{只是}便被人喜欢，于本身益^{好处}。人不是人，不再夹杂别的^属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也以为不如若些^也野性；

二 — 六

将生存两间，
角逐列国是务，
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
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坟·文化偏至论》

二 - 七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
人生意义，
致之深邃，
则国人之自觉至，
个性张，
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

《坟·文化偏至论》

二 - 八

想在现今的世界上，
协同生长，
挣一地位，
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
智识，道德，品格，思想，
才能够站得住脚：
这事极须劳力费心。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二 - 九

野牛成为家牛，
野猪成为猪，
狼成为狗，
野性是消失了，
但只足使牧人喜欢，
于本身并无好处。
人不过是人，
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
当然再好没有了。
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
.....

《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二 二 ○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
极其简单。

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

一，要保存生命；

二，要延续这生命；

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 —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
 他们就能用爪牙，
 施以牛羊式的教育，
 他们到万分危急时
 还会用一对可怜角。
 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
 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
 则大难临头，
 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

《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

二 二 二

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

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

无论什么魔鬼，

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

二 二 三

我们为传统思想所束缚，
听到被评为“幼稚”便不高兴。
但“幼稚”的反面是什么呢？
好一点是“老成”，
坏一点就是“老狻”。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二二四

用秕谷来养青年，
是决不会壮大的，
将来的成就，
且要更渺小，
……

《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二二五

相书上有一条说，
 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
 我看这并不是妄语。

北人南相者，
 是厚重而又机灵，
 南人北相者，
 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

昔人之所谓“贵”，
 不过是当时的成功，
 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

二 二 六

老的让开道，

催促着，

奖励着，

让他们走去。

路上有深渊，

便用那个死填平了，

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

给自己走去；

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

——远了远了。

《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二二七

无论何国何人，
 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
 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
 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
 因为将来的运命，
 早在现在决定，
 故父母的缺点，
 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
 生命的危机。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二 八

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

也应预备一种能力。

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

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

有广博的趣味，

高尚的娱乐。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二九

小的时候，
不把他当人，
大了以后，
也做不了人。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二 三 ○

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
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
更健康，
更聪明高尚，
——更幸福；
就是超越了自己，
超越了过去。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三 一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
 但既已分立，
 也便是人类中的人。
 因为即我，
 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
 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因为非我，
 所以也应同时解放，
 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
 成一个独立的人。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三 二

孩子长大，

倘无才能，

可寻点小事情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二 三 三

儿童的行为，
出于天性，
也因环境而改变，
所以孔融会让梨。
打起来的，
是家庭的影响，
便是成人，
不也有争家私，
夺遗产的吗？
孩子学了样了。

《花边文学·漫骂》

二 三 四

至于幼稚，
尤其没有什么可羞，
正如孩子对于老人，
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
幼稚是会生长，
会成熟的，
只不要衰老，腐败，
就好。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二 三 五

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
 却不该是命令者。
 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
 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
 专为他们自己，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
 纯洁高尚的道德，
 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
 不被淹没的力量。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三 六

中国相传的成法，

谬误很多：

一种是锢闭，

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

不受影响。

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

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三 七

无论忤逆，
无论孝顺，
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
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
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
都知道的。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二 三 八

生了孩子，
还要想怎样教育，
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
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二 三 九

一切女子，
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
我以为所有好名目，
就都是空话。

……

必须地位同等之后，
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
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二 四 ○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

生长，

创造。

《彷徨·伤逝》

二 四 一

觉醒的人，
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
更加扩张，
更加醇化；
用无我的爱，
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四 二

在生活的路上，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以饲别人，
虽自觉渐渐瘦弱，
也以为快活。

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

二 四 三

夫妇是伴侣，
是共同劳动者，
又是新生命创造者……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二 四 四

朋友乃五常之一名，
交道是人间的美德，
当然也好得很。
不过骗子有屏风，
屠夫有帮手，
在他们自己之间，
却也叫作“朋友”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四论“文人相轻”》

二 四 五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坟·写在〈坟〉后面》

二 四 六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
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集外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二 四 七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二 四 八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

但发展开去，

对一切事无不驯良，

却决不是美德，

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二 四 九

古今君子，
每以禽兽斥人，
殊不知便是昆虫，
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华盖集·夏三虫》

二 五 ○

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
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
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
不妨说是凶残的罢，
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
“公理”“正义”的旗子，
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
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朝花夕拾·〈狗·猫·鼠〉》

二 五 一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
 我情愿喂狮虎鹰隼，
 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
 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
 是伟美的壮观，
 捕来放在动物园里，
 打死制成标本，
 也令人看了神旺，
 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
 只会乱钻，乱叫，
 可多么讨厌！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二 五 二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
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
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
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
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
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
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二 五 三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呐喊·故乡》

二五 四

什么是路？

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

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二五五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
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二 五 六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

有存在，

便有希望，

有希望，

便是光明。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二 五 七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
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二五八

必须敢于正视，
这才可望敢想，
敢说，
敢作，
敢当。
倘使并正视而不敢，
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坟·论睁了眼看》

二 五 九

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
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

〈华盖集·补白〉

二 六 ○

魔鬼手上，
终有漏光的处所，
掩不住光明。

《热风·随感录四十》

二 六 一

做一件事，
无论大小，
倘无恒心，
是很不好的。
而看一切太难，
固然能使人无成，
但若看得太容易，
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

二 六 二

要估定人的伟大，

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

那法则完全相反。

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

前者却见得愈大。

《华盖集·战士和苍蝇》

二 六 三

呼唤血和火的，
咏叹酒和女人的，
赏味幽林和秋月的，
都要真的神往的心，
否则一样是空洞。
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
承着过去，
向着未来，
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
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

《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

二 六 四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
也可以学学大海；
横竖都是水，
可以相通。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二 六 五

“自卑”固然不好，
“自负”也不好的，
容易停滞。

……

顶好是不要自馁，
总是干；
但也不可自满，
仍旧总是用功。
要不然，
输出多而输入少，
后来要空虚的。

1935年4月12日致萧军

二 六 六

幻想飞得太高，
堕在现实上的时候，
伤就格外沉重了；
力气用得太骤，
歇下来的时候，
身体就难于动弹了。

《华盖集·补白》

二 六 七

志愿愈大，
希望愈高，
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
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

《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二 六 八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
虽然也可以口谈，
但大抵得益于实验，
无论怎么看风看水，
目的只是一个：
向前。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二 六 九

一道浊流，
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
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
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淮风月谈·由聋而哑》

二 七 ○

所谓“便当”，

并不是偷懒，

是说在同一时间内，

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

这就是节省时间，

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

更加有效，

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

二 七 -

美国人说，
时间就是金钱；
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
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二 七 二

无论爱什么，

——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

——只有纠缠如毒蛇，

执着如怨鬼，

二六时中，

没有已时者有望。

《华盖集·杂感》

二 七 三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

要除去虚伪的脸谱。

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坟·我之节烈观》

二 七 四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
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

二七五

六十二

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
不是“言”。

二 七 六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二 七 七

青年又何须寻那
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
不如寻朋友，
联合起来，
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
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
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华盖集·导师》

二七八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

一个有声的中国。

大胆地说话，

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利害，

推开了古人，

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二 七 九

我向来的意见，
是以为倘有慈母，
或是幸福，
然若生而失母，
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
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
更无挂碍的男子的。

《伪自由书·前记》

二八〇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
那就真真死掉了。

《华盖集续编·空谈》

二 八 一

震骇一时的牺牲，
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坟·娜拉走后怎样》

二 八 二

斗争呢，
我倒以为是对的。
人被压迫了，
为什么不斗争？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二 八 三

墨写的谎说，

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二 八 四

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二八五

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
只有一法，
就是“韧”，
也就是“锲而不舍”。
逐渐的做一点，
总不肯休，
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

1925年4月14日致许广平

二 八 六

小有胜利，
 便陶醉在凯歌中，
 肌肉松懈，
 忘却进击了，
 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二 八 七

有不平而不悲观，
常抗战而亦自卫，
荆棘非践不可，
固然不得不践，
但若无须必践，
即不必随便去践，
这就是
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
……

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

二 八 八

危险令人紧张，
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

《淮风月谈·秋夜纪游》

二八九

文学的修养，
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
所以文人还是人，
既然还是人，
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
有爱憎；
但又因为是文人，
他的是非就愈分明，
爱憎也愈热烈。

《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二九〇

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

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

将来失败了，

敌人也会留情面。

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

还是不做好。

1935年1月4日致萧军、萧红

二 九 一

我们看书，
倘看反对的东西，
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
舒服，爽快，有益；
但倘是一个战斗者，
我以为，
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
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二 九 二

损着别人的牙眼，
却反对报复，
主张宽容的人，
万勿和他接近。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

二 九 三

被毁则报，

被誉则默，

正是人情之常。

谁能说

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

就得援此为例，

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二 九 四

死于敌手的锋刃，
不足悲苦；
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
却是悲苦。
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
或爱人误进的毒药，
战友乱发的流弹，
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
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二九五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
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
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
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二 九 六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
 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
 但触着之处，
 须是对手的致命伤，
 否则，
 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二九七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
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
无论用怎样的方法，
我全都没齿无怨言。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二 九 八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

但必须止于嘲笑，

止于热骂，

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

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

观者也不以为污秽，

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二 九 九

生存的小品文，
必须是匕首，是投枪，
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
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但自然，
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
更不是抚慰和麻痹，
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
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三 〇 〇

凡是倒掉的，
决不是因为骂，
却只为揭穿了假面。
揭穿假面，
就是指出了实际来，
这不能混谓之骂。

《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

三 ○ 一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华盖集·战士和苍蝇》

三 〇 二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
 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
 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
 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
 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
 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
 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
 要离开地球一样，
 他离不开，
 焦躁着，
 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
 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三 ○ 三

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
没有勇，
而单靠一种所谓“气”，
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坟·杂忆》

三 ○ 四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
到现在还如此。

……

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
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
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三 ○ 五

对于群众，
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
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
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
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
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
这声音，
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人而闷，
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
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坟·杂忆》

三〇六

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
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
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
这死是值得的，
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
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且介亭杂文·附记》

三〇七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
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三闲集·怎么写》

三〇八

人感到寂寞时，
 会创作；
 一感到干净时，
 即无创作，
 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而已集·小杂感》

三〇九

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
能够交头接耳，
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
倘不然，
只要有这秘诀，
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
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
以中国之大，
或者也许会有罢，
但是，这其实是骗子。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

三 - ○

太做不行，

但不做，

却又不行。

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

在现在，

未免太毛糙，

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

但如全体雕花，

中间挖空，

却又坐不来，

也不成其为凳子了。

《花边文学·做文章》

三 ——

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
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
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
有些人自以为“通”，
那是因为
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花边文学·考场三丑）

三 - 二

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
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
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
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
到底不大便当。
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
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
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
他才能吟他的诗；
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三 - 三

创作难，
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
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
那么，
他如作评论，
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
倘弄创作，
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三 — 四

初初出阵的时候，
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
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三 - 五

将文章当作古董，
以不能使人认识，
使人懂得为好，
也许是有趣的事罢。

但是，

结果怎样呢？

是我们已经不能

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三 - 六

我做完之后，
总要看两遍，
自己觉得拗口的，
就增删几个字，
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没有相宜的白话，
宁可引古语，
希望总有人会懂，
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
生造出来的字句，
是不大用的。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三 - 七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

如果说有，

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

有真意，

去粉饰，

少做作，

勿卖弄而已。

《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三 - 八

散文的体裁，
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
有破绽也不妨。
做作的写信和日记，
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
而一有破绽，
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
与其防破绽，
不如忘破绽。

《三闲集·怎么写》

三 - 九

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

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

便填成一篇，

以创作丰富自乐。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三二〇

忘记是谁说的了，
总之是，
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
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
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
即使细得逼真，
也毫无意思。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三 二 一

现在的许多白话文
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

倘要明白，

我以为

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

从活人的嘴上，

采取有生命的词汇，

搬到纸上来；

也就是学学孩子，

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三 二 二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
被写入一部小说里，
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
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
倘写进去，
而又逼真，
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
他画蛇，画鳄鱼，画龟，
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
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
画鼻涕，画大便，
就是一样的道理。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三 二 三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三 二 四

普遍,永久,完全,
这三件宝贝,
自然是了不得的,
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
会将他钉死。
譬如现在的中国,
要编一本随时随地,
无不可用的剧本,
其实是不可能的,
要这样编,
结果就是编不成。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三二五

预言总是诗，
而诗人大半是预言家。
然而预言不过诗而已，
诗却往往比预言还灵。

《准风月谈·诗和预言》

三 二 六

其实，

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

大抵倒是写实。

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非写实的讽刺，

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

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

三二七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
而毫无善意，
也毫无热情，
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
一无足取，
也一无可为，
那就并非讽刺了，
这便是所谓“冷嘲”。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三二八

人说，

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

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朝花夕拾·后记）

三二九

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
“杂文”有时确很像
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
也照秽水，也看脓汁，
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从高超的学者看来，
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
但在劳作者自己，
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和人生有关，
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补编·做“杂文”也不易》

三 三 ○

凡对于时弊的攻击，
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
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
倘非自身也被排除，
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
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热风·题记》

三 三 一

翻译和创作，
应该一同提倡，
决不可压抑了一面，
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
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

《南腔北调集·关于翻译》

三 三 二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当然力求其易解,
 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
 看不惯了。
 不过它原是洋鬼子,
 当然谁也看不惯,
 为比较的顺眼起见,
 只能改换他的衣裳,
 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
 剜掉他的眼睛。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

三 三 三

太伟大的变动，
我们会无力表现的，
不过这也无须悲观，
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
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
巨大的建筑，
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我时常做些另碎事，
就是为此。

1935年6月29日致赖少麒

三三四

凡作者，
和读者因缘愈远的，
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
古典的，反动的，
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
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
(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
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
作者的努力。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上)》

三三五

肚子一饱，
应酬一少，
便要心平气和，
关起门来，
什么也不写了；
即使还写，
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
两可之论，
也即所谓执中之说，
公允之言，
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三 三 六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
 以为较新，
 较难的字句，
 自己能懂，
 大众却不能懂，
 所以为大众计，
 是必须彻底扫荡的：
 说话作文，
 越俗，
 就越好。

《且介亭杂文二集·门外文谈》

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三 三 七

自动的读书，
即嗜好的读书，
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
只好先行泛览，
然后决择而入于
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但专读书也有弊病，
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
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而已集·读书杂谈》

三 三 八

读死书是害己，
一开口就害人；
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
至少，
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
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

三 三 九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

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

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

单是命意，

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

三 四 ○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
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
没有人要看，
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
因为少，所以“珍”起来。
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
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
令人奋起的作品，
清初，
单为了作者也会禁，
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三 四 一

选本所显示的，
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
倒是选者的眼光。
眼光愈锐利，
见识愈深广，
选本固然愈准确，
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
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
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三 四 二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
寓自己的意见。
博览群籍，
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
一法也，如《文选》是。
择取一书，
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
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
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
却得了选者之意，
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
终于“就范”了。

《集外集·选本》

三 四 三

只看一个人的著作，
结果是不大好的：
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
必须如蜜蜂一样，
采过许多花，
这才能酿出蜜来，
倘若叮在一处，
所得就非常有限，
枯燥了。

1936年4月15日致颜黎民

三 四 四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
 多是现世相的神髓，
 随手拈掇，
 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
 又即从成语中，
 另外抽出思绪：
 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
 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

《集外集拾遗·〈何典〉题记》

三 四 五

无论是学文学的，
学科学的，
他应该先看一部
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

三 四 六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因为他们妄行校改。
 我以为这之后，
 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
 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三 四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
是“摘句”。

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
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
说是怎样超然物外，
与尘浊无干，
读者没有见过全体，
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惆怅。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三 四 八

倘要完全的书，
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
倘要完全的人，
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三 四 九

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
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
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
放出来之后还是打。
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
而在有趣。
牌有怎样的有趣呢，
……
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
永远变化无穷。
我想，凡嗜好的读书，
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
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
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而已集·读书杂谈》

三五〇

有关本业的东西，
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
试看绿林强盗，
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
就可知道。

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

三 五 一

爱看书的青年，
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
即课外的书，
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

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
也要泛览。
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
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
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
对于别人，别事，
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而已集·读书杂谈》

三 五 二

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
 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
 是最好，最妙，
 最要紧的学问，
 而别的都无用，
 都不足道的，
 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
 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
 学问都各有用处，
 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

《而已集·读书杂谈》

三 五 三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
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坟·论睁了眼看》

三 五 四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
才能够鉴赏，
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
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三 五 五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
相关心。

然而最平正的道路，
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

三 五 六

若文艺设法俯就，
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
媚悦大众。
迎合和媚悦，
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三五七

文艺必须有批评；
批评如果不对了，
就得用批评来抗争，
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
如果一律掩住嘴，
算是文坛已经干净，
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

三五八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
好处说好，
才于作者有益。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三五九

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
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
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
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
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
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
有热烈的好恶。

《且介亭杂文二集·“文人相轻”》

三 六 ○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
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
然而遭殃的是嫩苗——
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坟·未有天才之前》

三 六 一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
最好是顾及全篇，
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
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
要不然，
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三 六 二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
 那么，
 漫骂的批评，
 于他是有损的，
 能骂退他的作品，
 使他不成其为作家。
 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
 于庸才是有益的，
 能保持其为作家，
 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花边文学·推己及人》

三 六 三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
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
一下子抛掉。

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
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

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
倘不是穿心烂，就说：

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
还可以吃得

……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
剜烂苹果的工作，
这正如“拾荒”一样，
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三 六 四

翻译的不行，
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
但读书界和出版界，
尤其是批评家，
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
要救治这颓运，
必须有正确的批评，
指出坏的，
奖励好的，
倘没有，
则较好的也可以。

《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

三 六 五

谚语

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

但其实，

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意思。

《南腔北调集·谚语》



鲁 迅

1933年5月1日在上海。

ISBN 978-7-108-04926-1



9 787108 049261 >

定价：24.00元